

浮生六記

沈三白著



中央書店印行

浮生六記

題詞 一

劉樊仙侶世原稀，瞥眼風花又各飛。贏得紅閨傳好句，「秋深人瘦菊花肥。」（君配工詩，此其集中遺句也。）

煙霞花月費平章，轉覺閒來事事忙。不以紅塵易清福，未妨泉江竟膏肓。
坎石垓中年百不宜，無多骨肉更離披。傷心替下窮緣，誰想見空夜雪時。
秦楚江山逐望開，探奇還上粵王臺。游蹤第一應相憶，每泊胥江月夜杯。
瀛海曾乘漢使槎，中山風土紀皇華。春雲偶似留人住，夜半濤聲聽煮茶。
白雪黃芽說有無，指歸性命未全虛。養生從此留真訣，休向鄉媛問素書。

陽湖管貽芳樹荃。

題詞 二



是編合冒巢民影梅盦憶語，方密之物理小識，李笠翁一家言，徐霞客游記諸書，參錯貫通，如五侯鯖，如羣芳譜，而緒不蕪雜，指極幽馨，綺懷可以不刪，感遇烏能自己，洵離騷之外篇，雲漢之續記也。向來小說家標新領異，移步換形，後之作者，幾於無可著筆，得此又樹一幟，惜乎卷帙不全，讀者猶有遺憾，然其悽豔秀靈，怡神盪魄，感人固已深矣。

僕本懷人，字為秋士，對安仁之長輩，塵掩茵幃，依公暇之故居，種尋藥草。（余居定光寺西，為前明周公瑕藥仲山房故址。）海天瑣尾，嘗酸味於蘆中，山水遶頭，騁豪情於花外；我之所歷，聞亦如君；君之所言，大都先我；惟是養生意趣，學道心遠，亦自覺闕如者，又誰為補之歟？浮生若夢，印作珠摩。（余藏舊犀角圓印一，鐫「浮生若夢……」二語。）記事之初，生同癸未。（三白先生生於乾隆癸未，余生於道光癸未。）上下六十年，有鄉先輩為我身作印證，抑又奇已！聊賦十章，豈惟三歎。

豔福清才兩意諧，寶香閣上門詩牌。深宵同嚼桃花粥，剛識雙鮮醬味佳。
琴邊笑倚鬢雙青，跌宕風流總性靈。商略山家栽種法，移春檻是活花屏。

堪消瘦沈郎腰。

分付名花次第開，膽瓶茶石伴金盞。笑他瑣碎板橋記，但約張翥清早來。
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；守此情天與終古，人間鴛牒只須焚。
驚起家庭劇可憐，暮巢飛燕影淒然。呼燈黑夜開門去，玉樹枝頭泣杜鵑。
梨花顚顚月無聊，夢逐三春盡此宵。（三白於三月三十日悼亡）重過玉鉤斜畔路，不
雪暗荒江夜渡危，天涯莽莽欲何之？寫來滿幅征人苦，猶未生逢兵亂時。
鐵花巖畔春多麗，銅井山邊雪亦香；從此拓開詩境界，湖山大好似吾鄉。
眼底煙霞付筆端，忽耽冷趣忽濃歡；畫船燈火層寮月，都作登州海市觀。
便做神仙亦等閒，金丹苦鍊幾生慳。海山聞說風能引，也在虛無縹緲間。

同治甲戌初冬香禪精舍近僧題。

王 跋

予婦兄楊魁補明經，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，筆墨間纏綿哀感，一往情深，於伉儷尤敦篤。卜宅滄浪亭畔，頗擅水石林樹之勝，每當茶熟香溫，花開月上，夫婦開尊對飲，覓句聯吟，其樂神仙中人，不啻也。曾幾何時，一切皆幻，此記之所由作也。予少時嘗跋其後云：『從來理有不能知，事有不必然，情有不容已。夫婦準以一生，而或至或不至者，何哉？蓋得美婦非數生修不能，而婦之有才有色者，輒為造物所忌，非寡即夭。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一合，苟合矣，即寡天焉何憾！正惟其寡天焉而情益深，不然，即百年相守，亦奚裨乎？嗚呼！人生有不遇之感，蘭杜有零落之悲，歷來才色之婦，湮沒終身，抑鬱無聊，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！而得如所遇以天者，抑亦難之。乃後之人，愚而或望其命之不振，或悼其壽之弗永，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。美婦得才人，雖死賢於不死；彼庸庸者，即使百年相守，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；造物所以忌之，正造物所以成之哉！』顧跋後未越一載，遽賦悼亡，若此語為之讖也！是書余惜未抄副本，旅粵以來，時憶及之，今聞魁補已出付尊聞閣主人，以活字板排印，特郵寄此跋，附於卷末，志所始也。丁丑秋九月中旬，淞北玉鮑生王韜病中識。

楊序

浮生六記一書，余於郡城冷攤得之，六記已缺其二，猶作者手筆也。就其所記推之，知爲沈姓三白，而名則已逸，徧訪城中六知者。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，潘麀生茂才，顧雲樵山人，陶芭孫明經諸人，皆閱而心醉焉。穀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無記絕句，始知所亡「中山記歷」謂曾到琉球也。書之佳處，已詳於麀生所題，近僧即麀生自號，并以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」之小印，鈐於簡端。光緒三年七月七日，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。

浮生六記

清蘇州沈三白著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謂至矣！東坡云：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。」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；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天，娶陳氏——陳名芸，詢淑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——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，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，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齋中得琵琶行，換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繡之暇，漸通吟咏，有「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歎其才思為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。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為兒擇婦，非淑妙不娶。」母亦愛

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締姻焉，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閤，余又隨母往，芸與余同齒，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，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，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！」余戲題其籤曰：「邇愛佳句，」不知天壽之機，此已伏矣！

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滿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，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爐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王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將卧矣！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脫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！』」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，避去，上下譁笑之，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，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，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膩，

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！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廿四日，為余姊子歸。廿三國忌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，即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案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嫗眠於牀下，芸卸妝尚未卧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卧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西廂之名，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！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，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卧，令其閉門先去，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；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，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，每見朝暾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」

芸曰：『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為話柄，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嬾惰耳。』余雖戀其卧，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瞬彌月，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某府，專役相近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，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。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向余小語曰：『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。』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，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快快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，及抵吾母處，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，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，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，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。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

攜芸消暑於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敬以射覆為令，自以為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為是？』余曰：『國策南華，取其靈快；匡衡劉向，取其雅健；史遷班固，取其博大；昌黎取其渾；柳州取其峭；廬陵取其宕；三蘇取其辯；他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！』芸曰：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，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要稍有領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，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議曰：『杜詩鍾鍊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』余曰：『工部為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，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』芸笑曰：『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』余曰：『何謂也？』芸曰：『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』余笑曰：『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為卿壻，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？』芸笑。

曰：『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！』（吳音呼別字為白字）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『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』芸曰：『楚辭為賦之祖，要學淺費解；就漢晉人中，調高語鍊，似覺相如為最。』余戲曰：『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』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。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禮。偶為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得罪；或遞中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曰：『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』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。』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『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』余曰：『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』芸曰：『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，而外肆狂放耶？』余曰：『前言戲之耳！』芸曰：『世間反目，多由戲起；後勿冤妾，令人鬱死！』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為笑。自此豈敢得罪，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，廿有三年，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『何處去？』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；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為意。芸或與人生談，見余至，必起立偏擲其身，余就而並焉，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。始以為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，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『非如是，焉得白頭偕老哉！』斯言誠然歟！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，余顰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，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，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，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閣，慧心默證者，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，恐不在此雲霞耳！」未幾，燭灺月沉，撒果歸卧。

七月望，俗謂之鬼節。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，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，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隄蓼渚間，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，逾聯逾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，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，當退三舍矣！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脅肩諂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

湧出；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杯，忽聞橋下闐然一聲，如有人墜。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；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，素有溺鬼，恐其膽怯，未敢即言。芸曰：『噫！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』不禁毛骨皆悚。急開牕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杯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；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。以芸半年新婦，未嘗一至閒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閒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媼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。過石橋，進門折東曲逕而入，疊石成山，林木葱翠，亭在土山之顛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。時正誼書院，猶未啓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。少焉，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『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？』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婦女，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結隊而遊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，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；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

始俞六姑與姜最和好。王癡惡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必邀余居外，而俾三女同榻。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「俟媒子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位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來此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姜與王微笑而已。時為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姜初以為奇觀，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劇，老伶刻意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姜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，俞與王亦繼至。見姜一人，支頤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刀爾？」姜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，徒令人腸斷耳！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！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姜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！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姜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無後。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率姜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姜見地下小亂石，有苔蘚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靈州白石為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，憑藉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為拾之。」即向守墳者，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「善！」即收之。余曰「否！」即去之。

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投袋返曰：『再拾則力不勝矣！』芸且揀且言曰：『我聞山果收穫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』王憤，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『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』歸途，遊戈園，稱綠嬌紅，爭妍競媚，王素愁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『既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為？』王曰：『不知痛癢者何害？』余笑曰：『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為花洩忿。』王怒，余以目擲花於地，以蓮鉤投入池中，曰：『何欺侮我之甚也？』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絨嘿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謂其言如蟋蟀之用繡草，漸能發譏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食芥酒乳腐，吳俗呼為臭乳腐，又喜食蝦酒瓜。此二物，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『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；蟋蟀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耶？』芸曰：『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，已如蟋蟀化蟬，猶喜食之者，不忘本也。至酒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』余曰：『然則我家係狗實耶？』芸窘而強解曰：『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，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。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。』余笑曰：『卿陷我作狗耶？』芸曰：『妾作狗久矣，君試嘗之。』以箸強塞余口，余掩

鼻咀嚼之，似覺肥美；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油腐，亦鮮美。以油瓜搗爛拌油腐，名之曰「雙鮮醬」。有異味，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啓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。催妝時，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，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為婦人，已屬純陰；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為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？」而於破書殘畫，反極珍惜之，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「斷簡殘編」；畫之字破損者，必覓故紙黏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裱之。名曰「棄餘集賞」。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，不憚煩瑣。芸於破筍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，每收亂卷賣之。其癖好與余同；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「惜卿雖而伏，苟能化女為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？」芸曰：「此何難。俟妾鬚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近地之虎阜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偕遊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鬚斑之日，步履已難。」芸曰：「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」余曰：「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為女子相從。」芸